

蘇曼殊三十五個紅塵孤旅的人生歲月，如同電光石火，
處處都爆发出眩人的光彩。

他以絕代才情及對萬事萬物有意無意、若即若離的人生態度，贏得了永久地無窮魅力。

紅塵孤旅

蘇曼殊傳

張國安◎著

蘇曼殊，原名戢，字子穀，後改名玄瑛，曼殊為其法號。廣東香山人，1884年生於日本橫濱。早年曾在日本參與革命，二十歲時於惠州削髮為僧。作品主要有小說《斷鴻客雁記》、《碎簪記》、《縫紗記》、《焚劍記》、《非夢記》，及未完成的《天涯紅淚記》等。

另有近百首詩歌和翻譯作品，他於佛教研究、革命宣傳、文化交流，也都做出過相當引人注目的貢獻。



中國文化名人傳記 ⑧

紅塵孤旅

蘇曼殊傳

總策畫◎陳信元
陳子善／陳思和



此國安◎著

◎著者

張國安

紅塵孤旅——蘇曼殊傳

◎出版者 業強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中華路2段163巷6號2樓

電話：(02) 3043-1521 · 301-15140

傳真：(02) 3043-1533

郵撥：○七四三八一二一九業強出版社

◎發行人

陳春雄

◎編輯

鄭閔·張碧珠·朱淑芬·焦慧蘭

◎美編

潘俊傑

◎發行

聯合發行中心

地址：台北市溫州街70號地下室

電話：(02) 362-7550 · 362-7954

傳真：(02) 362-2381

台中分公司

地址：台中市大連北街115號

電話：(04) 295-5787

傳真：(04) 293-2499

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局版台業字第3220號

新台幣一六〇元整

一九九二年四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缺頁，請寄回更換

出版緣起

《中國文化名人傳記》是業強出版社的一項宏大計畫；它旨在打破時空限制，讓當代讀者直面中國文化羣巒上的奧林匹斯諸神，在與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精英們心靈交感和精神對話中，尋找和確定我們當代人安身立命的價值取向。

人類在不斷反省中進步。當我們步入本世紀的最後十年，又一次面對世紀末的種種困擾之時，我們更需要靜心反思我們走過的路，尤其是這一百年來，我們究竟做對了什麼，做錯了什麼。一百年是歷史長河中極其短暫的一瞬間，但是，中西文化的撞擊和交融，新舊文化的蛻變與交替，使這個時代包容了中國文化史上從未有過的豐富性。本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在這洶湧的文化變革中付出過特別沉重的代價，因此也最有權利要我們充分重視他們的實踐經驗，從他們為開創創新文化華路藍縷的艱難歷程中，獲得走向未來的智慧和勇氣。也許，二十世紀的文化只是這座巍峩的奧林匹斯山最底層的部分，但是，路必須由最下面往上走。

文化名人是一個涵蓋面很廣的概念，它包含思想、哲學、文學、藝術、科學以及一

切文史領域中曾經做出過傑出貢獻的人們，無論是以高尚人格和創造性發明進入成功者的行列，還是以失敗的代價成爲後來者前進道路上的一塊階石，只要是爲中國文化的繼往開來認真付出過心血與才智，只要是曾經爲尋求真理，捍衛真理而不屈鬥爭過，這樣的人，這樣的知識分子，都應該成爲樹碑立傳的主人，因爲他們的一生，是當代思想文化發展的最好見證。

這是一項有意義，同時又很艱巨的工程。作爲第一步，我們準備先出版現代文化名人傳記，進而再推向古代；在各種領域範圍中，將先出版文學家傳記，進而再推向文史各類。我們不想好高騖遠，只求腳踏實地，成功一種出版一種，以涓涓細流匯集起濤濤江河。

這套叢書系列將是海峽兩岸學人通力合作的結晶。大陸近年湧現出一批見解深刻，膽識俱全的中青年學者，他們在文革廢墟中成長，帶著對人生、社會和歷史的獨特理解去研究文史學科，尤其是研究現代文化和文學。他們從資料的搜集到觀念的更新，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本系列願意將他們辛勤耕耘的成果及時介紹給臺灣的讀者，以起到真正溝通兩岸學術思想，促進兩岸文化交流的作用。

序

陳思和

張國安君的這部《紅塵孤旅——蘇曼殊傳》，已經是業強出版社所出的「中國文化名人傳記叢書」的第八本了。從一九九一年二月初《燦若繁星——冰心傳》問世起，業強排擊砲似的連續出版了冰心、蕭乾、巴金、蕭紅、茅盾、周作人、張恨水七本現代作家傳記，其速度之迅快和裝幀之精美，都令人瞠目結舌。現在第八本即將交出去，作為這套叢書的總策畫之一，我確實得有些話應該對讀者說說。

在「中國文化名人傳記」的出版緣起中，我表達了編輯的旨要：「這是海峽兩岸學人通力合作的結晶，它旨在打破時空限制，讓當代讀者直面中國文化羣巒上的奧林匹斯諸神，在與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精英的心靈交感和精神對話中，尋找和確立我們當代人安身立命的價值取向。」「文化名人」自然是一個很廣泛的概念，特別是在具有幾千年歷史的中國文化長河。這一類叢書，按常規似乎應該從古代做起——孔子、老子、莊子寫起，一直寫到章太炎、梁任公，然後才輪到二十世紀的諸文化人。但我們現在的做法正相反，先從本世紀的文化人傳記寫起，時間上由近及遠，由二十世紀文化名人為起點慢慢上溯，向著古代作逆向推進，在空間上則是由最生動的文學領域寫起，慢慢推向整個文化的廣闊領域。這樣的做法，或許

是出於我們幾個策畫者的知識局限和興趣所在，但也是出於對「文化」概念的一種理解。在我看來，所謂文化傳統的積極意義，唯在當代社會生活中發揮了切近影響，方能顯示其強大的生命力。傳統並非是渺茫的星外世界，它如同一條源遠流長翻騰不止的長河，要在今天的太陽照耀下，才能顯示出昨天水珠的豐富多彩。所以，由近及遠並非其本末倒置。何況二十世紀正是新舊文化大交替的時刻，恰如黎明之際睥睨著彌天大闇慢慢地淡去，期待那朦朧中晨曦的熠熠金光，一切希望與懷舊，信心與絕望，亢奮與沈重，都在那一瞬間撞擊，迸發那大光彩繼而是大圓滿——抓住當代的時代精神去照亮歷史，這是我們編輯這套叢書的一個操作方針。

現在《蘇曼殊傳》的出版，說明這一方針的深入。在新舊文化的交替口上，蘇曼殊是個特殊的文化名人。一是他不屬於現代作家行列——他死於一九一八年，那一年正是魯迅發表《狂人日記》，新文學的序幕剛剛揭開不久。蘇曼殊翻譯歐洲浪漫主義文學雖然是二十世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第一章，但他的身分則屬於更前一輩，與章太炎、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一樣，可算是近代作家；二是他不是個單純的文學家，如本傳記的作者所鉤勒的，蘇曼殊三十年的生命如同電光石火，於佛門、於革命、於創作、於翻譯，處處都爆出眩人的光彩，文學創作僅是他人生道路的一個很小的部分。所以，與其說他是個文學家，還不如說他是文化人更為恰切一些。當然，現代作家傳記的選題並沒完成，魯迅、老舍、沈從文、錢鍾書等著名

作家的傳記也將陸續出版，但無論是時間年份，還是空間廣度，《蘇曼殊傳》都標誌了這套叢書的進一步深化。

還使我感興趣的是這本傳記的寫法相當別致。通常的人物傳記都是以時間爲構思座標，將傳主生平作爲貫穿全書的第一線索。而《蘇曼殊傳》卻不落窠臼，以佛門、革命、情愛、文心四大門類構成四大樂章，整合出蘇曼殊生活的各個側面，在一個平面上描寫出他複雜痛苦的一生。「不拘格套的傳記應契不從流俗的傳主，因爲不從流俗的傳主呼喚不拘格套的傳記」。結合蘇曼殊的特殊人生道路，這樣的傳記布局是恰到好處的。蘇曼殊亦僧亦俗，又創作又革命，雖然不能說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卻於佛教研究，於革命宣傳，於文學創作，於文化交流，都做出過相當引人注目的貢獻，加之飄忽不定的遊蹤，其神祕，其多彩，都令人一唱三嘆。張國安君爲了使傳記在形式上體現出傳主一生之精神費了不少心思，他將傳主的出身與童年寫入序曲，死亡作爲尾聲，中間平列地分出四大門類爲四個樂章，配之「魂繫何方」的主旋律調不斷回旋其間，彷彿是一部生命的多聲部合唱。

爲了使讀者能抓住全書的精神，作者還寫了一份類似說明書似的「作者提釋」，將各章中的精魂重點列出，置於書前。細心的讀者一定能從中看到國安君對蘇曼殊傳記材料的整合基調：畫出了這個不幸才子的悲愴的情感世界。無論是蕩氣迴腸的敘事，還是情感飽滿的議論，都有力地烘托了蘇曼殊不同常人的情感魅力。爲了製造這種情感氣氛，國安君甚至不惜

突破一般的傳記體例，在描寫中大膽地引入了場景塑造，如曼殊遇僧人出家，遊日與梁啓超的會面，參加拒俄義勇軍的慷慨誓詞，與章太炎、劉師培等友人共賞繪畫，……一幕幕的場景化了的描寫，雖然都事出有因，卻文學氣過重了一些，且不能說每個細節都有確鑿來源，但在整體精神中，較好地傳達出多才多藝蘇曼殊情感世界的精神特質。

傳記文學是重在傳記材料還是重在文學描寫，這是個令人厭煩的老問題，過多地去糾纏其實無必要。我在編這套傳記叢書時，有一個基本想法，就是要打破傳記的統一格套，使傳記作品朝著多樣統一的形式發展，正如歐文·斯通的文學傳記與茨威格的人物傳記同樣使我喜歡那樣。我本人儘管偏重材料性強的寫法——以致在《巴金傳》出版以後，有許多朋友指出它材料考辨分析的分量過重——但我仍不反對別人作出其他方面的嘗試，如這套叢書中李輝兄的《蕭乾傳》，沈衛威兄的《茅盾傳》，都是文學性較強的傳記，有場景也有描寫。現在張國安君又寫了一部這樣的作品，我衷心地期望它的優美文筆與突出的情感魅力能獲得新的成功。

陳思和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四日

於上海新亞公寓

謹獻給
我的母親及所有知我愛我鞭策我的人

目錄

序／陳思和

作者提釋：四部合唱《紅塵孤旅》

序 曲·遭逢身世有難言之恫

拋入紅塵

相子棄兒

燕子曾歇

私塾田園

風刀霜劍

佛門章·行雲流水一孤僧

遁入空門

45

39

33

28

22

19

1

天涯飄零

佛言梵唱

革命章·披髮長歌覽大荒

易水蕭蕭

殺滿周苟

欲刺南海

宣言討袁

情愛章·誰解無情作有情

情天恨海

暮雲春樹

情絲懺盡

母子情深

文心章·闔黎才調已千秋

斷鴻零雁

詩心浪漫

文學因緣

畫魂翛然

尾聲：向明山獨參空慧

後記

參考書目

301 295 279 266

作者提釋：四部合唱《紅塵孤旅》

殘疾，標準的殘疾。倘若沒有心靈、情感和思想的後天殘疾，倒可完全肯定能夠開墾、構築、成就一片空前絕後卓異明麗的人生風景，讓後人於此駐心留意。可是，白水青山未盡思，身後只留下數顆流星，軌跡迤邐，掃瞄集束成一片紅塵孤旅流星雨，細細看去，其實也就是那麼四顆流星若即若離、有意無意、輕描淡寫出那一片浪漫輕靈。

不拘格套的傳記應契不從流俗的傳主，因為不從流俗的傳主呼喚不拘格套的傳記。

「佛門」、「革命」、「情愛」、「文心」——四章四聲部，唱盡《紅塵孤旅》流星雨。

一、《紅塵孤旅》結構大綱

四部合唱《紅塵孤旅》，若作附會類比：佛門——男低音或大提琴？革命——男高音或小號？情愛——女高音或小提琴？文心——女低音或長笛？

序曲：遭逢身世有難言之恫

序曲，淒風苦雨嗚咽飲泣。
尾聲，風和日麗不絕如縷入空寂。

一腔幽怨，滿腹愁緒，梅子黃時雨。秋雨瀝瀝。

無端無緒，有意無意。來無蹤去無影，捉摸不定的悠悠情思，絲絲縷縷。

這是一個天氣陰晴不定的日子。一大早便細雨朦朧。有時天空柔曼的白雲瀰漫，有時又破涕爲笑——幾處地方忽然陰雲驟散，露出藍天一方，笑逐顏開般地明亮可愛。甚至，偶爾秋日的陽光突然會穿過剛被細雨溫情脈脈抹過的鱗次櫛比的建築物羣的間隙，溜進熙熙攘攘的人羣，斑斕地發光。

曼殊被無端拋入紅塵。

剎那，天地間響起一聲聲無可奈何的悲鳴。

人是無緣無故地被拋入紅塵的，因此，這最初的悲鳴抗議無可爭辯地是令人同情的。對於這位日後命運多舛而被命名爲蘇氏曼殊的嬰兒來說，天地人神應該和他同聲共泣。

月下開遍了

幽美的花朵。

我想化作一泓秋水，

月影投入水心——

花朵都移植在

我的懷裡！

僅僅是詩人的幻夢。淒艷、美麗、迷幻、短暫。

原本就看曼殊不慣，覺得礙眼刺目的家人和村人，彷彿裡應外合似的，變本加厲對曼殊進行精神情感上的狂轟濫炸。本來大陳氏居心陰惡編造的曼殊是「拖油瓶」的流言，就足以使他搥顏倒地，無臉苟活了。終於，有一天，村裡的惡少們一齊向他喊：「拖油瓶！雜種！」在這冰雹般的惡聲惡言砸向曼殊的時候，他的頭低低地垂到了胸前，從此他必須在羞恥中淪為賤人。這一刻也許鑄就了他一生的情感歷程。他認定自己從此失去了做人的資格，從而形成了對痛苦羞恥病態敏感和從不傾訴痛苦的封閉心理。

少兒的心是經不起丁點兒風吹雨打的，少兒的頭是不能隨便低下的，否則，他的靈魂將終生跪在恥辱之中，他將終生失去做人最可寶貴的自信和進取精神。

白鶴港，我問你，當曾歇於「巷陌蘇家破瓦」的那隻隻扶桑飛來燕，驚恐飛走時，爲什麼一去不復返，再也不曾飛回你的懷抱？「深寒時節，訪故里荒村，風流人物。巷陌蘇家破瓦，燕子曾歇。斷鴻豈爲西風冷，伴歌吟，聲聲淒絕。」

走出玫瑰門，跨進地獄之門，曼殊由此開始漫漫受難歷程。悲慘的命運，靈魂在肉體與精神的苦難中磨礪，在窮困和疾病的鐵砧上鍛鍊，内心深處被無名的羞辱與萬劫不復的愴痛蠶食蟄蟄，而生活爲之戕害，精神爲之崩裂潰碎如隕石雨掠過長空，閃爍著刺人眼目的光芒，畫出一個行雲流水孤僧絕望自瀆的紅塵孤旅人生軌迹。加之，抽身塵俗、鄙棄世俗、拋棄未來的虛無悲觀——這股近現代最深刻的思想暗流的湧動裹挾。渺渺宇宙，四顧蒼涼侵冷，苦澀淒涼，殘缺遺恨。決絕以往，「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注目未來，霧中花，水中月，朦朧淒迷。

魂繫何方？

作者提示：茫茫宇宙魂何繫？紅塵孤旅苦尋覓。

序曲終止。

佛門章·行雲流水·孤僧